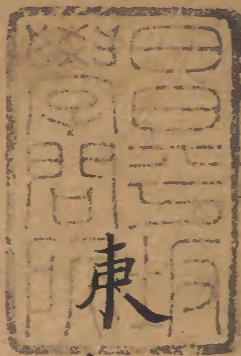


裨海 二十六



東軒筆錄 十之五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七
號	函	架	冊
100	100	100	100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七
函	冊	架	冊
100	100	100	100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26)
函號	370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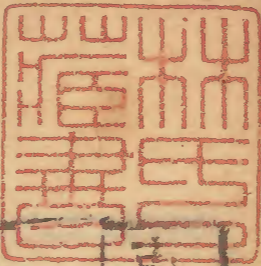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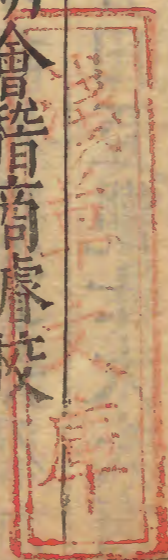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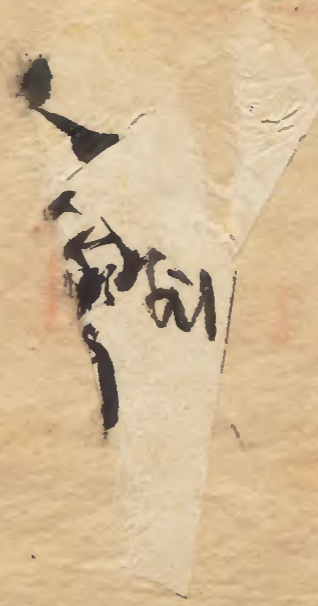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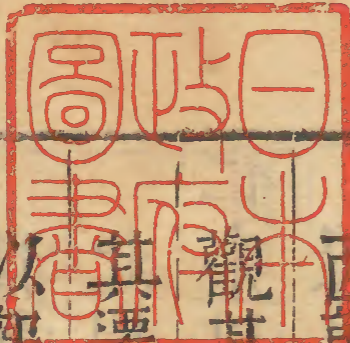


東軒筆錄卷第十

明會稽商濬校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
 西朝辭曰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
 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
 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
 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
 哀怜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
 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



東軒筆錄 卷之十一
裘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荅之洎回奏翰語
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
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詔
赴闕稍復金吾將軍益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
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
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
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照真宗召种
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

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
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
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
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
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
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
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
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

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汞
爲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煨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
卽市汞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
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鍛爲一
大火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
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魯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
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魯而告
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

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
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
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
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
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
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
產以殖私多役兵而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
昨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益此事由來久
矣何足校耶許亦撫然而去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釋褐將作監丞
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為卒晚
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為使文安副焉

宋鄭公庠初為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學
才望可大用者候兩府有缺進名是時曾魯公公
亮為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
之鄭公感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
測而退明年樞副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
曰召張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

是先朝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稱三司使楊
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履歷將來兩府有關進
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
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
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
政遂不敢言蓋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
鑒皆類此也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宅局故俸給最薄楊億久為學
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

之餓鬼又有方朔之饑欲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一寶臣守端州儂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坐廢累年嘉祐末大臣薦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是時蘇案新得御史知雜首採其端州棄城事遂出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鸞方振翼饑隼乍離韝益謂是也

魯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熙寧以來凡近臣有風望者同列忌其進用多求瑕類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聽曾子先罷司農也呂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之事件張粹明罷司農也舒亶代之盡納丞簿言不了事件甚衆又河北陝西河東爲帥者各矜功微進往往暴漏邊事污鱗隣帥得罪則邊功在已此風久矣而熙寧元豐爲甚也

東軒筆錄 卷之十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
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
輿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
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摺
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
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
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丞相沆王文安公堯
臣爲參知政事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一某

宋亦莫知也元豐中文安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
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
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鄭公劉公王公皆已薨獨
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闕慰藉恩禮窮極隆厚冊
拜大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主不言功之
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丞相禹玉詩有功業特
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余充爲環慶經略使風涎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
意外稱之一日上前言及充之死中正曰充素道

東坡全集 卷之十
理性至其卒時並無疾痛倏忽而逝上一日以中
正之言稱於劉惟簡惟簡曰以臣觀之恐只是卒
死也

吳中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爲先首薦齊諶并亮
采洎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李師德爲臺官而
師德不才自是秉政數年以至薨日更不復薦士
而三人者亦竟無聞於時也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
議洎英宗立襄方爲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
而財用初甚窘洎蔡夙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
被詰責求昭復土蔡遂乞杭州英宗卽允所請韓
魏公時爲相因奏曰自來兩制請郡須三兩章今
一請而允禮數似大簡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
如之何卒與杭州其爲上不喜如此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卽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
使李璋家犯銷金卽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
府沈遘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
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爲我平之遘退

坐府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卽命火焚衣而罷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於關中民妻壽昌卽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爲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恨會定爲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將致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軾黃州團練

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咋舌不敢爲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爲參知政事不數日而以憂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學士院以承旨閣子爲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之者熙寧初王珪爲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徽營矣未幾禹玉除參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豐官制改換左僕射凡秉政十五年而卒於位近世承旨之達無比也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

東軒筆錄 卷之十一
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荆公爲閣老會
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
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爲承旨益用舊學士也既
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爲守
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
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
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
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

邑則屬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
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
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
發運使延貴亦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

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試題卮言日出賦顧謂侍臣
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尚今此
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
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
開者十年

秦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職官譖本州幕掾姦
利事秦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事職
官慚懼辭伏秦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柰何
譖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伏其
不可欺也

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僊姑而問曰世人
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
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曆視之
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項年滕宗亮謫守巴陵

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修秀神臉清邁滕知
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山
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
別莫知所之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
闕拜拜而遣置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
日張密逸爲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
水才十餘里泌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
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

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所薦也

歐陽文忠公自館下謫夷陵今移光化軍乾德縣知軍者虞部員外郎張詢詢河北經生也不能知文忠而待以常禮後二年詢移知清德軍而文忠自龍圖閣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詢乃部屬初迎見文忠於郊外詢雖負恐惕猶斂板操北音曰龍圖久別安樂諸事且望捨惡揚善文忠知其村野亦笑之而已

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嬖妾張氏笞女奴迎兒殺之

時蔡襄權知開封府事下開封窮治而仁宗於恭公寵眷未衰別差正郎齊廓看詳公案時王素爲待制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朔董令回車擊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吾可及肩無廓知事不可直以簡報王曰不用臨坑推人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卽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關廂使以其焚楮幣在中夜之後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爲樞密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聚有火光探主馳白廂主又報開

封知府比廂主判府到宅則火滅久之翊日都下
盛傳狄樞相家夜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
誥聞之語權開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
多光怪出屋隣里謂失火而往救之今日之異得
無類乎此語誼於縉紳間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
薨於鎮而夜醮之事竟無人辨之者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
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
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

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
爲準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
兩府者石叅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
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雱自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謝而
從其父荆公出金陵越明年荆公再秉政舟至鎮
江雱勉乘馬先入東府翊日疾再作歲餘遂卒竟
不及告謝而跨狨坐者止得一日

陸經慶曆中爲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祕演房語

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為祕演勸免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為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中本又言而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為館職頗祐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賊敗劉敞侍讀以書戲荆公曰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荅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

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熙寧中詔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經義成加荆公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參政絳賀詩曰陳前輿馬同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

東軒筆錄卷之十終

陳恭公在真宗時自踈遠小臣始建儲嗣之議仁宗
德之慶曆中由叅知政事拜相仁宗召翰林學士
張方平諭曰卿草陳執中麻當令中外無言乃善
故有納忠先帝有德朕躬之語仁宗稱善世亦無
敢議者
英宗卽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
南所給縑帛皆故惡不堪旣陳於庭下軍士睨之
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
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

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
師正爲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
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
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
劍於庭下披胷示之群校茫然自失遽聲喏受賜
而去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覲王庭老潘
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因借
司寮船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剩利者

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提點刑獄求分司
而去嗣宗性滑稽作答事叙其意略曰樊室數椽
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這回自在赴筵到
處不妨聽樂倩得王郎伴舅且免計傭賣了黑黍
新絲不憂剩利益謂是也

劉攽劉恕同在館下攽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
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閑冷無人過從我
故冒雨往見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
求耶恕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攽曰我偶與子戲耳

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友
知是日恕實有請求於攽初不知悞中其諱耳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冒家又疑非類不見
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
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
攽應聲荅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爲戲也
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賊汙亦止降爲散官無
下獄者旋亦收叙熙寧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始
以臺官下秀州獄是時鄭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

甚切直爾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臺
獄而天下習熟見聞莫有爲救解之者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
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宴餞
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陞辭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
命於殿內取一黃複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塗
中密觀洎卽塗啓之凡數十軸皆群臣所上章疏
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太祖常與趙中今曾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

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
亦不用益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
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
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
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
鐐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恐渴而歸左右皆稽
顙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恕如此

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二人皆

東軒筆錄 卷之十一
鬻劉放呼爲大胡孫小胡孫顧臨字子敦亦同爲館職爲人偉儀幹而好談兵放目爲顧將軍而又好以反語呼之爲頓子姑放嘗與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五六反廣韻又呼玉反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放爭之遂至諠忿監試陳襄聞其事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爲開封府推官戲放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放荅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如舉以自代合坐大笑

王荆公爲館職與滕甫同爲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遺其言實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爲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爲滕所賣忿見於色辭滕遽操俚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俠然荅曰公何不愷悌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爲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爲滕屠鄭沽

東軒集卷之十一
五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
來爲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爲窮塞
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
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
玉堦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是時包孝肅公拯爲三
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風力久次最著人望
而不見用京師諺語曰撥隊爲參政成都作副樞
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

而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
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益
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署
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
上到鼇峯更上頭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妄識者自言神術可
使死者復生上命試其術置壇於外苑凡數旬無
效乃曰臣見太皇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于賞
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亦不深罪止斥

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
方士術何施蓋謂是也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為樞密使會大雪歐
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
歐陽公卽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
人與國共休戚不唯喜悅將豐登須恰鐵甲冷徹
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
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
鍾鼓樂清時却不曾如此作開

張客學奎張客省亢兄弟也奎清素畏慎亢奢縱跖
弛世言張奎作事笑殺張亢張亢作事唬殺張奎
楊景宗本以軍營卒由椒房故為觀察使暴橫無
賴世謂之楊骨槌一日語奎曰公弟客省俊特可
愛只是性麤疎奎快然不悅歸語亢曰汝本世家
服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楊骨槌惡汝麤疎
也

林洙少服苴勝晚年發熱多煩躁知壽州日夏夜露
卧於堂下為鼓角匠以鐵連鑿擊殺之洎擒鼓角

匠問所以殺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導見故榜上鐵連鑿遂携之以行自譙樓至使宅堂前益甚遠而諸門扃鑰如故莫知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殺起獄窮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時富鄭公為相以洙無正室頗疑姦吏共謀殺者曾魯公為參政獨曰若是謀殺必持鋒刃鄭公之疑遂解

歐陽文忠公與李端明淑素不相樂嘉祐中文忠為翰林學士會除李為承旨歐陽公遂乞洪州甚切

又移疾不入者久之未得請而李卒既而文忠為

樞密副使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以下皆不從章惠遂獨狀薦之朝廷以為郊社齋郎元有材謀曉錢穀為江淮制置發運判官以至為使凡十餘年號為能臣終天章閣待制

韓忠憲公億知揚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

誣執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
爲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
皆訴于州提刑轉運使每勘劾多爲甲行賂於胥
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
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
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
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常秩居潁州仁宗時近臣薦其文行召不赴歐陽文
忠公爲翰林學士尤禮重之嘗因早朝作詩寄秩

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熙寧中文
忠致仕居潁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詩曰笑殺
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鷄

尚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字法軟
俗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務爲清切閑談近代詩
人鮮及也皇祐已後時人作詩尚豪放甚者粗俗
強惡遂以成風蘇舜欽喜爲健句草書尤俊快嘗
曰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作詩爲人比梅堯臣
良可歎也蓋歐陽公常目爲蘇梅耳

東軒筆錄 卷之十一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筦以致乘船至廣東
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
歎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
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
歐字音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爲歐打字坐客皆忍
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狀杜宰相信有之也

唐堦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
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堦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
相生於辛酉卽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

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願詣于殿
陛主上怒降堦爲太常寺大祝監廣州軍資庫以
是年八月被責堦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李璋嘗令費孝先作卦影畫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
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
其末畫一人紫綬偃卧四孝服卧于旁及璋死其
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軍節度使也廳所
者嘗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郢州召還卒於襄州鳳
臺驛襄州有鳳林關也兩子侍行璋旣病久復有

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申狼暴無禮其母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閹政多紊人譏笑不一門下童僮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陳恭公拜集賢殿太學士時賈文元公昌朝當國張方平草麻有萬事不理繫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平賴陳平之達識賈公深惡之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闕古堂自爲記書于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平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闕古堂畫圖真將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宋元獻公庠初罷叅知政事知揚州嘗以鸞鵝贈梅堯臣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遊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宋

公得詩殊不悅

古堂書圖其辭既修不致文章駿公聞之不喜
于京味安州非樂烟十閱其曰齷齪中山致藥家
閱古堂自為信書千石致又畫駿公新於堂上宋
諷刺平之教結賈公采惡之辭駿公味安州日非
太平草初育萬事不堅繫時黃之詣言四夷未平
則泰公拜美寶照太學士報賈文示公曰此當國策

東軒筆錄卷之十二

明會稽商濬校

屈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葵洗之當去
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葵亦能去黑荆
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葵其如予何

張鑄河北轉運使緣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時葛
原初得江東西提點銀銅坑冶欲薦鑄而移文取
其脚色鑄不與但以詩荅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
職比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縱蹟轉

沉埋

吳孝宗字子經撫州人少落拓不護細行然文辭俊拔有大過人者嘉祐初始作書謁歐陽文忠公且贊其所著法語十餘篇文忠讀而駭歎問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鄉人亦未嘗稱子何也孝宗具言少無鄉曲之譽故不見禮於二公文忠尤怜之於其行贈之詩曰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歡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南其產

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渺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歛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編忽從布褐中百寶薄在前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柰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語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為鄉人怜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貧賤自謂久乃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薰蒙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眾人眾人為不信積微成

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遑巡於斯二者間愚智
遂以分顏子不貳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改日
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冠雞佩豸豚斬蛟射白額
後卒爲名臣子旣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事上
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孝宗至
熙寧間始以進士得第一命爲主簿而卒旣嘗忤
王荆公無復薦引之者家貧無子其書亦將散落
而無傳矣故盡錄文忠之詩亦庶以見其迹也

陳甯公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
利害甯公閱之爲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
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
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
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爲三等稅法行之數年貨
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
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
後雖屢變然非復甯公之舊法也

皇祐中梁莊肅公爲相以益州路轉運張揆爲三司
副使時議不厭是時王達罷淮南轉運使至京久

無差遣人或問曰何為後於張揆也遠曰我空手

冷面至京豈得省副耶此論尤喧故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

送上疏論之已而三御史皆斥逐論其事故莊肅

亦罷去景初謝表略曰丞相以姦而犯法政當柰

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益謂是也

孫叅政并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

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

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

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

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

上言此益平日防閑不致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

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

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

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斥矣時謂之

斥車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紀

為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

令再往其詰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

東軒筆錄 卷之十三
尤爲人所笑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鄞州多置田產
又自明州市材爲堂舟載歸鄞時王達亦致仕作
詩嘲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
句傳至京師王荆公大怒卽出御史王子韶使兩
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科之
迹於是明州秀州各起獄鞠治振與無擇敗斥熙
寧已後數以謠言起獄然自達詩爲始也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而不收天
聖已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
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甚悉句有石言于宋
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
被黜落而竒警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
見連庠誦之耳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
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
學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冊號其原寢皆用紅泥
雜飾攽謂同舍王汾曰比聞王貴賜緋得非子自

銀章之命耶其言謔浪如此

余爲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守陳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是

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

之義也

鍾離名瑾
合肥人也

張待問為淄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
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廕大為一邑之患縣令憚其
勢莫與之校張一日承令乏適會伯達以訟至庭
卽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
轉運使衆皆為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
公固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
一日士倫巡案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
父賴君懲之今變節為善士矣為發薦章而去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卽納節讓同平
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
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
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
潮溝以行益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
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
舍有勸築垣輒不荅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
為寺有旨賜名報寧旣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
居竟不復造宅

元豐中屢失皇子有承議郎吳處厚詣閣門上書云
昔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趙氏
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逮今千有餘歲
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崇厲者願遣使尋訪塚
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為福是時鄆
王疾亟主上卽命尋訪未數月得二塚於絳州太
平縣之趙村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大
建廟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為將作監丞云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
安禮以池州司戶叅軍堂機宜文字馮雅相好因
以書詫于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
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甫荅曰所謂禪者直恐明
公未達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
言

蘇舜元為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
為外官常快快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
而吾乃於許州過了二年矣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荆公以未謝恩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輦感久之取筆書窻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後三年公罷相知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使遂築第於南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憇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窻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季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爾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余謂凡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為詩當使挹之而原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謂有味矣然余至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陳恭公事仁宗兩為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唯仁宗嘗曰不昧我者唯陳執中耳及終也韓維張洄諡

之曰榮靈仁宗特賜曰恭薨復月餘夫人謝氏繼卒一子纔七歲諸姪俱之官葬日門下之人唯解賓王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具載其事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符已歎鸞同穴還悲鳳少雛擁塗看鹵簿誰為畢三虞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叢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為忠富貴人間少恩榮歿後隆若非笳鼓咽寂寞柰秋風

劉丞相沆鎮陳州日鄭獬經由丞相為啓宴於外庭

使妓樂迎引至通衢有朱衣樂人俛首公性卞急
遽杖於馬前既卽席酒數行而公得疾昇還府衙
而終先是張侍讀環夢公馬前有一朱衣人被血
而立至是果有此變梅堯臣爲公挽詞詩二首具
載其事云處外諸侯重居朝聖主知祆逢庚子日
夢異戊丁時歸棹江山遠凝笳道路悲欲傳千古
迹佐世本無爲古今皆可見富貴不常存歌者未
離席弔賓俄在門朱輪空返轍淥酒尚盈樽人事
固如此令名貽後昆

皇祐末諸司使陳拱知邕州有旨任內無邊事與除
閣門使是時廣源蠻酋儂智高檄邕州乞於界首
置權場以通兩界之貨拱不報久之智高以兵犯
橫山寨掠居民畜產而去拱慮起事而失閣門使
也皆寢不奏亦不爲備司戶參軍孔宗旦知其必
爲患移書於拱乞爲備衛拱不省宗旦以糧料院
印作移文遍檄隣州及沿江郡縣俾爲應援未幾
智高乘水漲以兵犯邕殺拱而屠其城執宗旦欲
降之宗旦瞋目大罵智高命斬於市陳尸於路時

儒爲邊人所輕三人者皆才臣一當邊患而敗事
被斥豈將帥自有體固非可以常才強也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邈薛坤爲
京東轉運使欲盡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儉狷
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偵伺一路
而四人怙權頗致搔擾時謂之山東四張王達楊
純王鼎皆爲轉運按察尤苛暴虐時謂之江東三
虎仁宗知其事下詔戒勅削去按察二字後澆風
漸革而士大夫務崇寬厚無復暴察之名矣至熙

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祿養交政事頽靡
務相容貸益由在上無督責之實於是出臺閣新
進分按諸路謂之察訪既而又分三院御史爲六
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復
行矣

童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饑則雖不
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
省及樞密益喜丹竈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真
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云鼎中龍虎黃金賤松

下龜蛇綠骨輕益謂是也

秦州徐二公者異人也無家無子孫親屬亦不知其何許人日持一篇以掃神祠佛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叅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公拜而問之二公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呂再拜而去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資政殿學士知單州卽善守之應也

不叅政中立事太宗爲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爲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殿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于墀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叅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有聲顧視則魚袋墜地矣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夷陵從乾德泊舟於漢江野岼中夕後聞語言歌笑男女老幼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叫賣菓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翊日舟人問之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瞻皆曠野無復

蹤路文忠乃步於岸遠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詢之
卽曰古隋地也

舊傳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至今地屬信
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
始移亭子近東寺基舊極大包數坊之地今南北
講堂巷卽寺之講院戒身卽寺之戒壇也

王朴爲學士居近浚儀橋常便服頂蓆帽步行沿河
以訪親故王嗣宗爲中丞退朝適見市人奪物而
走嗣宗躍馬追及斥左右繫之宋白爲翰林承旨

遊委巷爲趙慶所持魯宗道爲官僚飲于仁和酒
店前輩通脫簡率如此亦法制寬簡也

舊制憲府不預遊宴太宗幸金明池召中丞趙昌言
上元觀燈召知雜謝泌憲官預宴自二人始

國初知判州府不以履歷先後分州郡小大但急於
用人或遇闕卽差陳晉公恕先知大名府後知代
州翟守素先知西京後知商州張鑑先知廣州後
知朗州皆非謫降也

太宗時靈州之役轉運使陳緯死之神宗朝永樂之

東華錄 卷之三十三
役轉運使李稷死之

陳晉公恕知貢舉精選文行之士黜落極衆省榜才
放七十二人而韓忠憲公億預在高等晉公之子
楚國公執中至和中再爲相薦忠憲之孫宗彥爲
館職故翊世交契爲重及楚公薨忠憲之子維爲
禮官謚楚公爲榮靈而謚議之中尤多詆毀呂內
翰溱常嘆斯事以爲風義之可惜

范文正公仲淹自知開封落待制以吏部員外郎知
饒州出都時唯王待制質錢宿于城外泊水道之

官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迓者時陳恭公執中以
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迎送間勞甚至雖時宰好
惡能移衆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變也

舊制凡責授散官卽服章亦從本官職雖近侍宰相
不免也楊憑自京兆尹謫臨賀尉張籍詠之曰身
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東無送者沈佺期云姓名
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韓退之祭湘君文云今
日獲位於朝復其章綬是也國初尚有此制盧多
遜自宰相責崖州司戶叅軍出獄日青衫跨驢

東軒筆錄 卷之十三
祖宗朝赤縣筦庫猶差館職人故錢易知開封縣孫
僅知浚儀縣韓魏公琦監左藏庫皆館職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貴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謫
衡州副使鄭載在淮南為假張馳子客舟以行朱
巖第三人及第賃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賃船東
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禍初

丁謂為宰相將治第於水櫃街患其卑下既而於集
禧觀鑿池取棄土以實其基遂高爽又奏開保康
門為通衢而宅據要會矣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
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叅
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
好為奇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
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
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
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自古為國興財利者鮮克令終不然亦禍及其後漢
之桑弘羊唐之韋堅王鉉楊慎矜劉晏之徒不可

勝紀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諮元子陳恕林特子孫
不免非命豈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乎

漢丞相子猶不免戊邊唐王方慶爲宰相子爲西川
參軍國初侯仁寶趙中令曾之甥知邕州十年陳
恭公父爲參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縣移知梧
州今兩府子弟未嘗有歷川廣差遣者而終身不
出京城者多矣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
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

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
子乞與泌離壻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
似不和遽離宸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
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
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技淚益莫知聖意如
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
失欲翊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劉沆爲集賢相欲以刁約爲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
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

劉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

東軒筆錄卷之十三終

東軒筆錄卷之十四

明會稽商濬校

呂惠卿與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為宮使居鍾山以啓講和荆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為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巖關弓之泣非踈碾足之辭未已而溢言皆達第氣並生既莫知其

東軒筆錄 卷之十四
所終茲不疑於有敵而門墻責善數移兩解之書
殿陛對休親奉拜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啗之重
罹苦塊之憂遂稽筭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
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
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
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 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
與達命之情親踈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
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
事側躬以待唯命之從荆公荅曰安石啓與公同

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
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
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
亦宜照於此開論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
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
方進爲於聖世某而蕭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捨
異事則相煦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趨召想在朝
夕唯良食自愛荆公異言自解如此

上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轍兄弟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宮觀旋
以臺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
疏臣聞漢武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詐以迎合上
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
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宰相盧杞
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
重足而立幾至於亂德宗覺悟逐杞而社稷存益
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險賊尤喜害人若
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叅知政事呂惠卿懷

張湯之巧詐挾盧杞之奸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
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爲腹心
安石山野之人強悻傲誕其於吏政實無所知惠
卿拍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
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
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遑遽自失
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亦爲
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陳邪說熒惑聖心巧
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

安石肆其偽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
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
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
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田產使舅鄭
英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
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政事事不敢究
案在御史可復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
私書其一日無使齊年知齊年者謂馮京也安石
與東同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安石由是得罪夫

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
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事
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抉摘不遺
餘力必致之死此大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
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
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信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
付之以事故放麀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食子
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樂布唯不廢彭越之
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

評其義一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人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莽則殺王莽事司馬元顯則殺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棄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誅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世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唯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比歲

已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周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利爭或以瀆兵以事害民皆在北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兇悍猜忍性如蝮蝎萬一復用耻睡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竊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退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獻此愚直伏乞判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污斧鑕猶

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疏奏貶惠卿爲
圖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爲舍人行其制曰
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稽正滔
天之罪未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
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
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
苗次行助役輸均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
雞豚苟可嘉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先皇帝求
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凡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

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責之輔郡止
宜改過稍昇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
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
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
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賊狼
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
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
言及此流涕何追逮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
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汗渙之文止爲疑賊之

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
之竄國有常憲朕不敢恕可責授云云始徐禧爲
布衣惠卿方修撰經義引爲檢討暨而禧拜官歷
臺閣元豐中以給事中計議邊事遂與沈括同城
來樂西戎攻陷來樂禧死之力引狂生益指僖也
來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
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
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
爲湖北運使巡至來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

維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來州取無夫婦人
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
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益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
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
二人者皆以此罷去益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令普當
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
許登對田錫爲諫官嘗論此事後方少息士大夫
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楊州以詩送人云若見

東坡全集 卷之十四
一
蒼頭爲借問爲言張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外郡
甚久及爲知制誥以啓謝時宰有效愼密於孔光
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客但詠蒼苔是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
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
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
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
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
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

爲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
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
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
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
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爲累亦大矣儻
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
而不見也

王沂公會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爲首冠中山劉
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

著不盡沂公正色荅曰魯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本朝狀元多同歲比於星歷必有可推者但數問術士

無能曉之爾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

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

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

王整皆生於庚午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

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

俱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

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

適出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

梁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

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

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范曰

監中有舉子富臯張為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

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

晏曰唯卽取富臯為壻臯後改名卽丞相鄭國富

公弼

祖宗朝兩府名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益時風如是武穆曹公瑞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駿自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伴食然酒止五行益已爲殊待矣一日語駿曰獫狁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吾密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爲西邊

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變勉之勉之駿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駿果當此時爲樞密使處置失宜罷知西京駿嘗爲親僚言之深歎武穆之明識也又名誠至今京師呼城外有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常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常縣相縣胙縣是也

如是武穆曹公瑞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融自司
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
言采燠左縣之阻端此益已為殊待矣一日語
北邙為酈密與袁置夫宜羅映西京邕嘗為縣寮
莫然其言數十箱平示吳歎西割大魁王龜果當
之患株此事不出十年必當北變煥之煥之類

東軒筆錄卷之十五

明會稽商濬校

秦皇帝諱政至今呼正月為征月偽趙避石勒諱至
今改羅勒為蘭香朱高祖父名誠至今京師呼城
外有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常城相城胙城等縣
但呼常縣 相縣胙縣是也

唐小說載韓退之嘗登華山攀緣極峻而不能下發
狂大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始得下沈
顏作聲書辨之以為無此事豈有賢者而輕命如

此予見退之荅張徹詩叙及遊華山事句有磴蘇遠拳蹋梯飈冷傳悔狂已咋齒垂戒仍刻銘則知小說為信而沈顏為妄辨也國朝王履道遊華山記云鐵索銅樁或扶之而過或攀之而升皆絕壁也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唯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近世書問自尊與卑即曰不具自卑上尊即曰不備朋友交馳即曰不宣三字義皆同而例無輕重之說不知何人莫敢亂亦可怪也

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故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為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元和已後柳沈之徒復上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壞無可觀者其間楊凝式至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味必不佳而命之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

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
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真卿之書有法而無佳
處正如扞手並脚田舍漢耳

余爲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
歷石色深紫視手而潤幾於有水叩之聲清遠石
上有一點青綠間暈圓小而鑿者謂之鸚鵡眼此乃
巖石也採於水底最爲土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
亦赤呵之乃潤叩之有聲但不甚清遠亦有鸚鵡
眼色紫綠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

下者青紫色向朗側視有碎星光照如沙中雲母
石理極慢乾而少潤扣之聲重濁亦有鸚鵡眼極
大而偏斜不鑿謂之後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
當巖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
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言亦得端巖石
硯者予觀之皆西坑石也邇來士大夫所收者又
皆後歷石也豈唯世無巖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
而見矣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役卒荷土築基丁後籍沒而

景宗貴以其第賜景宗

錢思公嫁女令銀匠襲美打造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為妹壻向所打造器皿歸美家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密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癡矣西人呼土窟為空尋為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

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密翁翁無可為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堂伯伯耳亢笑曰可對密翁翁釋而不問

唐張祐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天聖中章仲昌坐訟科場其叔郇公奏乞押歸本鄉建州時王宗道為王邱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蕭定基發解為舉人作河滿子以

東軒筆錄 卷之十五
嘲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爲三司使自以久次泣
懇于上前遂除爲樞密副使時人增改祐詩以志
其事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
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
臨別察卽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諭精至士子
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
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解管清
他年爲舜牧叶力濟蒼生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
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
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乎

段少連性夷曠亦甚滑稽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
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
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歎曰某命中無
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
亦不甚得力也

禮部引試舉人常在正月末及試經學已在二月中

旬京師適淘渠矣舊省前乃大渠有三禮生就試
誤墜渠中舉體沾濕中春尚寒晨興尤甚三禮者
體不勝其苦遂於簾前白知舉石內翰中立乞給
少火炙乾衣服石公素喜謔浪遽告曰不用炙當
自安樂同列訝而詰之石曰何不聞世傳欲得安
三禮莫教乾乎

張元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元問曰近日作賦乎
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
大德其名曰坤元應聲荅曰奉爲續兩句可移贈

和尚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重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玉山縣以憂去服除
再知玉山縣帶京債八百千赴任既而玉山縣數
豪僧爲償其債郇公作詩謝其僧僧以石刻流布
四方而時無貶議者玉山有舉子徐生郇公與之
遊嘗過生生置酒酣郇公作詩書于壁村曰醪山果
簇盃盤措大家風總一般今日相逢非俗客憑君
莫作長官看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

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
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
近觀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
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
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京視之茫然
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冷而歸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
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
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溢楊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

何小也

王雱嘗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木
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

北番每宴人使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
半範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備一
舉而盡戎王大喜至今目其器為方家瓠每宴南
使卽出之

唐盧氏逸史載裴胥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
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龐穎

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爲小官嘗戲龐曰
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
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穎公笑之

錢公輔與王荆公坐忽言荆公曰周武王真聖人也
荆公曰何以言之公輔曰武王年八十猶爲太子
非聖人詎能如是荆公曰是時文王尚在安得不
爲太子也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事長老祖心
一日拜而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
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日負債及貴而遇債主其
債還乎否也韶曰必還曰然則雖聞道矣柰債主
不相放邪快然不悅韶未幾疽發於腦而卒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宜
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
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蓋謂是也

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建議蕃部中族盛兵衆可以
牽制繼廷者唯西涼而已真宗皇帝用其議拜潘
羅爲西涼節度使旁泥埋爲鄯州防禦使俾拮

東華錄卷之二十一
角攻討卒致繼廷之歿。獮氏遂保宗歌城，用僧立連奉爲謀。王部落歸勁兵數萬，祥符末遣使貢名馬，請爲朝廷討夏州。真宗以戎人多詐，命遭瑋知秦州以備之。果得其詐，僞之情及瑋破魚角陣，戮貴丹，又於三都谷大破西涼入寇之兵，復以奇計斬立連，於是西涼破膽矣。

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連年攻獮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邊。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討，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先絕後患而專意於中原也。

康定中，元昊入延州東路，犯安南承平兩寨，又以兵犯西路，聲言將襲保安軍。故延州發兵八萬支，東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虛由北路擊破金明寨，擒李士彬，直犯五龍川，破劉平石元孫，遂圍延州。嘉祐中，麟州之役，諒祚二年間，連以兵屯窟野河，進逼邊界，聚而復散，故武戡郭思習以爲常。輕兵而出，至忽里堆，覆發而兵敗，然則敵人出沒聚散，益將有謀，知宜深。秦也西邊城寨皆在平地，綏銀靈夏寬宥等

東軒筆錄
卷之二十五
州皆然也

太宗時錢若水言綏州不可城以其下有無定河歲被水害今綏州建於山上不唯水不能害而控制便利莫得勝勢元豐中收葭蘆米脂等寨亦據山而城及城未樂徐給事禧堅欲於平地建築未就為西戎所陷

真宗與北蕃謀和約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而東封太山遣祕書監孫奭特報亦只到雄州而止奭牒此界請差人至白溝交授書函是

時北朝遣閣門使丁振至白溝以授孫奭厥後北蕃欲討高麗遣耶律寧持書來告是時知雄州李允則不能如約止絕乃遣人引道耶律寧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擾邊仁宗泛使郭積金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蕭英劉六符等至京自是泛使紛紛矣

皇朝通志
卷之五十五

京自長安車餘餘矣

中收茂蘆米脂等寨亦據出

得蘇金奉車人北陣北陣亦盡潰英隆六林等至

對至京自此故矣至其家中西兵對擊二宗文車

其六頃不稍收餘出餘兵盡人臣盡取軒寧至京文

蕃裕信高翼盡取軒寧來昔具報快對陣李

報北陣盡閣門對不列至白戰以對系與氣對北

